



# 子兒好的民人

——事故童兒區放解北東——

行印店書北東

---

人民的好兒子 1948.9.初版

出版者 東北書店  
發行

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

---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
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延吉 北安 通化

梅河口 赤峰 吉林 牡丹江 白城子

---

住. 1 - -10000.

## 編者的話

咱們東北的兒童，在偽滿的時候，啥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有中國，更不知道自己是中国。這都是鬼子和漢奸叫我們這樣的，其實兒童們是有能力的。看一看解放後的東北兒童，是多麼的勇敢能幹哪！這裏介紹的幾篇短小故事，都是東北解放區的，裏面有戰鬥英雄、勞動英雄，土地改革中的小英雄等，他們在人民解放戰爭中，都發揮了他們的能力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他們對階級的敵人，是不放鬆的，所作的事情是很堅決勇敢的。希望小朋友們都要向他們學習。

## 目 錄

小鐵錘和大棕馬	(一)
搶救	(二)
勇敢機智的施秀林	(三)
空手捉俘虜	(四)
小李	(五)
小勞動英雄孫吉祥	(六)
李文濤的驕傲	(七)
小紅纓槍手	(八)
柳罐裏抓地主	(九)
小孩捉漢奸	(一〇)
兒童查路條	(一一)

## 小鐵錘和大棕馬

將近晌午，從北票出來的敵人，走了十五里已到營子裏南溝的大柳樹下啦，十五歲的小鐵錘，拿着趕羊的鏟子，就在南山的坡坡上歇着玩。

敵人的馬隊在他脚下走過，他細心的數着：一匹、二匹、……一共是三十八匹。這匹大棕馬上一定是一個『官長』——他想着：不是『官長』幹啥要帶小樁子（手槍）。小鐵錘慢吞吞地爬上山坡上，在一棵半死的老榆樹下站住，從一個爛窟窿裏，靈活地拉出一支獵槍來（土槍的一種），對準大棕馬『砰』的一槍。

他照樣藏好獵槍，若無其事的拿着羊鏟回來啦。

南溝下敵人放了三次掛槍，十幾匹馬向南山圍上來；一匹走馬在山坡上碰到小鐵錘。

「站住！」

「我是攪羊的，回家吃飯……」

「羊呢？」

『放在後山溝裏。』

『聽到八路打槍，有？』

『好像在東山上打啦一槍。』

小鐵錘踱到山口，敵人又在圍東山啦，他一眼盯住大棕馬，它上啦山坳又下坡來啦。

他拖着羊鏟，跟着大棕馬跑進村，看着『官長』跨下馬來，他誠心誠意迎上去，說：李家院子是他的東家，有石馬槽。

大棕馬，在李家院子馬棚裏嚼着草，小鐵錘好像真是李家人似的，幫着担水飲馬，搞得滿頭大汗。

拾糧草一開始，街上亂開啦，婦女也哭喊啦，狗到處亂咬，雞從這個院子飛到那個院子。李家的乾草也已裝上了牛車，向着北票城裏拉，喂馬的草已經不太够啦，小鐵錘說：『官長』的心，拉着大棕馬到後院放青去。

後院門張開着，門外一抹夕陽，照着將要吐穗的高糧和苞米，遍地青紗帳，直連到北山溝前。矮胖聞名的小鐵錘，一躍伏在無鞍的馬上，穿過了青紗帳，蹀到北山溝去。

當他翻過北山溝時，在他背後才放起排槍來。可是，小鐵錘已滿不在乎，騎在大棕

馬上，哼起小調來。

天剛透暗，小鐵錘已到了武工隊隊部，隊長緊握着小鐵錘又結實又短小的黑手，聽完啦他的偵察報告，大棕馬在隊部門前嘶叫。武工隊夜襲的命令已下來。

## 搶 救

小戰士王純初上火綫，正趕打四平。打軍部更蝟虎：他跟突擊隊衝進了大樓，樓裏驚倒不少，就是擋不了子彈，四外機槍嘩嘩的，往裏直掃，手榴彈從窗洞濺來，震的滾雷嘶吼，烟騰騰的，一閃一團火亮，沒處落脚。班長往前一拐，叫擦倒了。王純兩步搶過門洞，撲到映壁跟前。回頭看看班長，班長大腿盡血，地板濕了老大大片，身子正往回縮着，想把背脊靠到牆角上。電光火（曳光彈）嗖嗖的，就打牆角穿進來，從班長頭頂擦過，打到門口。王純依着映壁，急的直喊：

「班長，快過來！快過這邊來！」

班長說：「我走不動，快來攆我！」

子溜子盯住門洞，炸的磚粉木片，滿地亂蹦，怎往過攆呢？正好地板上扔有一團白



布，王純抓過來，是條大褂單，他爬到門邊，雙手扯住褂單兩角，隔門洞平撒過去，擡單『突突突』就是一溜窟窿。王純說：

『快騎上，我往這拖。』班長滾到褂單上，平騎着，讓王純拖到映壁後面。

班長腿骨斷了。王純撕開褂單，裹上傷口，不住的說：『別着急，担架快上來啦！有我在，敵人反正上不來……這兒隔三層牆，打不透！』嘴裏只管安慰班長，心裏可早沒底了。突擊隊不到一個排，撤到這末座大樓裏，能看到幾個人？聽聲音，隊伍早到東頭，和敵人拚上了。眼前就他倆，不前不後的，槍聲老在耳邊響着，也不知敵人在那裏。正着急，敵人又往裏打砲了，一砲緊接一砲，分不出個來，滿屋黑烟，噲的透不過氣，火藥臭住壞嘴唇，一股焦苦味，一直鑽進嗓門，就像貓爪子亂抓着，越咳越疼，越疼越發苦。王純啞着嗓子說：

『這裏呆不住了，咱找個好地勢去！』正說着，轟的一團火光，好近，脚底忽喇一聲，不由得爬下身體，樓板壓頂蓋下來，正砸到腦袋旁邊。王純也說不上怎的，就兩步躍起，掀開地板，從砲坑跳下去了。

裏面黑洞洞的，伸手摸摸，是條地道，貓下腰能往裏走。他走了一截子，砲聲響着，只覺得心撲通通直跳。王純坐下來，透了口大氣，忽然『噯呀』一聲，差點沒叫出來：班長呢？益想起班長還在樓上，冷汗直透脊樑骨，趕緊爬回洞口，幾步爬上樓

去，把班長摺下來了。

地道裏，美國毯子被子有的是，王純拿來鋪了張床，安頓班長躺下。樓上一陣腳步聲過去，再沒啥動靜了，地板可嗚嗚的燒起來，子彈手榴彈在火裏乒兵亂炸。王純問班長：『咱隊伍怎麼不上來呢？』

班長說：『樓都着火了！』

王純鼻子一陣酸，也不敢叫班長覺着。『咱隊伍準打過去了，』他說：『不要緊，他們不到這樓，還不打那樓嗎？放心吧，有我就丟不了你！死咱們死在一塊，活咱們活在一塊！』

班長說：『好，你出去看看隊伍在哪！』

王純爬上樓，東頭『轟』的一陣火光，順走廊直衝過來。樓房噼喇喇的塌下一大塊，濃煙滾到跟前，猛的一股汽油味，噲的心肝快掏出來了。王純一頭撲到窗口，跳出去，正落到個空場裏，順牆走幾步，迎面跑過來一幫人，歪戴着牛屁帽，藍帽花老大一塊，不是敵人是啥？往過一閃，躲到牆角，腳底下正是一個地道，不遠有個地堡，他端直刺刀就進去，吆喝兩聲，沒動靜。地堡好好的，砲準打不塌，把班長安置到這裏多好！翻身回到場子，只見大樓已着了半邊，窗戶烟滾滾的，直往外冒，班長已掙到窗口上了。

『別跳，等一等』，王純嚷着，順手撈了件大衣，鋪到窗前雙手接住班長，攙着他落到大衣上，又扯住大衣，把班長順溝拖進地堡。

班長躺在鴨絨被子上，忽然說：

『王純，』

王純說：『班長，什麼事？』

『我渴死了，我求你給我找口水喝喝。』

這地方打得稀巴爛，也不知還有沒有敵人。四外看不到一家老百姓，上那弄水？獸獸班長，油臉燒的通紅，嘴唇都裂出血塊了。王純鑽出地堡，找遍了四下的小破房，好容易摸到口洋井，却叫砲炸塌了，抽不上水。他想：敵人縮在王八窩裏，能不喝水嗎？便端着刺刀，摸到個破地堡前鑽進去，沒有。又順地道往裏摸，猛不防腦袋豁哪一下，正碰着個洋鐵桶，淋了一頭水。心裏一高興，腳底下又絆了一下，脆沙沙的，伸手摸摸，不是餅乾是啥？肚子裏一股虛火，禁不住直衝腦門，原來兩天沒吃飯了。一把塞到嘴裏，甜滋滋的，好細的洋麪餅，彩號吃正好。他咬了兩口，就帶到兜裏，一面嚙唾沫，一面往地上摸，兜了半兜美國餅乾，便提上水桶回去，沒到班長跟前就嚷道：『這可好啦！吃的喝的都有了！』

班長也樂的躺不住，『噯呀』一聲靠到牆上，就把腦瓜鑽到桶裏。急的王純往回一

搶，差點沒把班長掙倒了。班長直瞪着眼珠說道：『你——！』伸手要搶，够不着，只好張着乾巴嘴唇求道：『再給我喝口吧，我燒死了！』

王純把洋鐵桶藏到背後說：『這是涼水嘛，能猛喝嗎？先吃塊餅乾。』

他拿餅乾送到班長嘴邊，焦黑的嘴唇滿是燎泡，血塊粘住裂縫，熱氣呵到王純手上，滾燙燙的。班長嚙了兩口，就噎住了。他就緊緊把住水桶，送到班長嘴邊，喂了一口又藏起來說：『歇一會再喝，別急，這桶水都是你的，我一口也不喝。』

班長說：『死了也讓我喝個痛快吧！我胸口快燒炸了！』

『那哪行呢？你不是給咱說過：掛彩不能喝涼水嗎？你看，又淌血了！來，再吃點餅乾，歇歇再喝。』他像哄小孩一樣，喂幾塊餅乾，又少喂口水，班長慢慢有了精神，就一面嚙，一面說：『國民黨雜種操的，吃的也離不了他美國乾爸……你怎的不吃呢，王純？』

『我吃過了！』王純說。天黑下來了，班長叫他出去聯絡隊伍！他才偷偷嚙口唾沫出去了。

大樓全燒着了。火光血股股的，映着街上樓房，一陣明，一陣暗，房影陰森森的，在馬路上晃着。槍砲聲遠去了，還是炒豆似的，響成一片。王純走到街上，禁不住打個冷顫。上哪找去呢？這幾天在運裏，不是跟着班長，就是跟着排長，飛機來了，就有人

說：『王純，貼住牆，別亂動！』子溜子貼地掃過來了，就有人說：『猛跑幾步，不要緊！』衝鋒了，就有人說：『王純，跟着我！準備手榴彈！』就是衝進軍部大樓的時候，旁人怎的他就怎的，他沒想到害怕。現在一個人摸到街上，心裏不知怎的就沒底了。電光火掠過天空，老像要往自己頭上落，照明彈映着樓房，分外耀眼，剎時間覺得四面空空時，不知把日己安在哪裏才好。正着急，背後猛吼一聲：『哪一個！』

王純回到牆邊，一溜人影過來了。恍忽白麻麻的，像自己人。王純說：『三小隊同，你們哪部份？』

『五一』，那邊答了一聲，就拐過街口去了，再沒多說一句。

要是沒有班長，王純一個人跟上『五一』，早晚能找到隊伍；要不然順來路出城，找到繃帶所也打聽到了。可是班長一個人呆在地堡裏，老不上藥行嗎？要是地道歲有敵人，可就『踢蹬』了。那地堡又不當道，担架組怎的也找不到那裏。現在夜又短，趕亮天担架就不好出城了。還是自己措他下去吧！王純拿定主意，就回到地堡來。

小王純不大點，班長可是個大個子，左試右試措不動，早疼的班長滿頭汗珠，牙齒咬的吃嘴嚼的，傷口的血，又把繃布浸濕了。折了腿骨，怎能措上走呢？沒辦法，王純又二次去找隊伍。

他翻檢尋車緊的地方，進了一道衝衝。滿地碎磚斷牆，脚根老放不穩，一交摔到地

上，乾着急爬不起來。兩手使勁一撐，一陣虛火從肚裏直沖腦門，撲的又倒下去了，冷汗簌簌的，兩眼直冒火星，貼肩衣服透涼。他嚙口唾沫，掙起身來，又叫什麼紗倒了。王純用手摸摸，是條電綫，猛想起連指揮所架有電話。心頭豁刺一亮，兩條腿也蹣跚了，便用手持住電話綫，穿過牆洞，爬過交通溝，鑽過鐵蒺藜，三拐兩拐，就摸到一座礮堡跟前。礮堡崩了一角，裏面黑洞洞的，正響鈴呢！王純就傻見了指導員一樣，說不出的高興。喊聲『報告』，就進去了。

在地道裏轉個彎，就是燈亮。地下室擠滿了人，沒一個面熟的。一問才知道找錯了。他們的担架和衛生員，都上火綫去了，沒辦法幫忙，他們對王純說：『你們的電話綫，許在北頭路口。可別靠邊走，有地雷！』

十字花路口，火光通紅。蒺藜網上爬着股電話綫，繞過斷牆，穿進一家破院。王純輕輕挑起地雷絆索，鑽過去，心裏不住叨咕：『可不敢碰響了；碰死我一個，班長也完了，再沒人找到他了！』打牆洞摸出破院，電光火正順着橫街往過飛，照明彈叮在頭頂，飛機轉着大火呼呼，紅雲裏白光閃閃的，也分不出是打雷打砲。炸彈落到樓房，『鏗』的又是一陣紅火。王純乍出軍部大樓時，街上一閃亮就落到暗處，這會子他啥也不怕了，他就怕自己觸着地雷，把個班長也白拐了。照明彈一亮，他心裏分外結實，獸準了地雷絆索，遠遠閃開往過走。照明彈熄了，他就盼打砲，盼扔炸彈，好趁亮光找個好

地勢。他順電話綫走到傍天明，總歸找到了營指揮所。

担架組正在交通壕裏吃啥，見了王純就整住嗓子，悄聲嚷道：『你可回來啦！快來吃美國牛肉！』王純也顧不上多吃，問聲『營首長呢？』就鑽進破碉堡裏。不多會返出來對担架組說：『跟我走，担俺班長去！』

快亮天，敵人又往城東南卸砲了，砲彈在頭頂『嘶溜溜』直嘯。王純不知是聽慣了，還是樂的忘了害怕，腦瓜也沒縮一縮，只管催着担架：『快走，趕快走！亮天了就不好出城了！』

## 勇敢機智的施秀林

吳 蔚

施秀林是長嶺部隊二連的通訊員，今年才十七歲，矮矮的個子，黃黃的臉，看去是一個很平凡的戰士。可是在大義洲海守衛戰中，他却作出了非常不平常的事。

他們連守衛着大義洲海西北的山頭，向四方坨子的敵人警戒。當敵人出現在對面山頭的時候，由於連長對情況判斷的錯誤——他確定對面山頭的敵人是大隊，因此他把連的主力帶下了山，只留一個排在山上。

那兩個排剛剛下了山，進了莊子，一個營的敵人，就在猛烈的砲火掩護向山頭猛攻；施秀林馬上下山去報告連長，山上的那個排就和十倍於自己的敵人戰鬥着。等連長帶着兩個排上了山，敵人也已經來到山上了。於是我們的一個連和一個營的敵人就進行着殘酷的肉搏戰。

連長掛彩了，連副犧牲了，一、三排長也沒有消息，只剩下二排長一個人正指揮着打。在這種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，二排長便命令戰士們向山下的莊子退却；山上只留下二排長與施秀林，和一挺機槍。

施秀林看了看二排長，看了看正在撤退的戰士，他先拿起連長的駁壳槍，又拿起他的指揮旗，高喊着：『同志們！聽我的指揮！』

敵人衝上來了，一個傢伙用刺刀逼着他的胸膛，叫着：『繳槍，繳槍！』

『老子繳給你？』施秀林機靈的閃過刺刀，一發壳槍打倒了對面的敵人，撿起落在地下的那支美國造。這時，一個在伏龍泉之戰俘虜過來的傢伙，正扛着槍向敵人的方向跑，施秀林喊啞了嗓子也喊不回來。『有這樣的蠢種！』施秀林瞄準那傢伙一槍打去，那傢伙丟下槍跑的更快了，施秀林就撿起那支槍來。

全連已經撤退到後面的山頭，施秀林也下山了。半路上聽到有人叫通訊員。施秀林一歇，一個負傷的戰士躺在蒿子裏；他不顧後面敵人火力的追擊扛着三支步槍、一支駁



亮槍，扶着負傷的戰友，回到了莊子裏。

守在莊子裏的戰士，因為沒有人指揮，顯得有點慌亂。這時，施秀林便一面指揮大家搥槍眼，做工事，一面鼓勵大家說：『同志們不要慌，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敵人要向我們進攻，我們就堅決抵抗。上級不會忘記我們的，增援部隊馬上就要到了；我們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，我們是爲人民犧牲的！』

在他的指揮與鼓勵下，戰士們的情緒安定了。終於，沉着的阻止了敵人的前進。這一場戰鬪，顯出小英雄施秀林的本領，在論功行賞中，全連一致通過給他記一大功。

## 空手捉俘虜

矢 鋒

×縱隊四團十連連部的勤務員紀同志，今年才十五歲，身體長的很壯，非常機動靈活，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外，常幫助別人工作，他喜歡玩耍，手裏總是拿着假手槍（兒童玩具）常習操作；因此他是個很活潑天真的小同志，連裏的同志們都愛逗他玩笑，大家都叫他『小寶貝』。

他從來行軍沒掉過隊，有次行軍過河時，河水有腰那樣深，有同志問他：『你怕不怕？』他毫不害怕地說：『我不怕，就是淹死了，不是爲了革命嗎？別人都不害怕，我怕啥？！』

在每次戰鬪中，首長總是囑咐他不要到火綫上去；但他老是拿着那支假手槍跑到火綫上去。在高台山戰鬪時，某排正在追擊敵人，他也跟着追了下去，並且發現溝裏有兩個敵人，他就端着那支假手槍，勇敢地追趕了過去，喊着：『站下！繳槍！繳槍！』敵人想頑固地躲避，他不放鬆的跟在後面又用力地喊道：『還不站下繳槍，我就開槍打死你們啦！』兩個蔣軍聽這一喊，趕緊停住步，高舉着手交了槍。

他這次赤手空拳地捉了兩個俘虜，繳了兩支槍，真是個『小英雄』，在這次評功大會上，大家給他記了一個大功。

## 小 李

佟廣生

小宣傳隊員李景忠，今年才十六歲，大夥都管他叫『小李』，別看他年紀小，對革命印象却很好，從打去年十二月間，他就離開學校，一心要參加隊伍，後來終於參加了

『北平』部的宣傳隊。在他入伍的頭幾天，還沒等分配工作的時候，他就着急了，他說：『咋還不叫我工作呢？呆的可真難受。』等到分配他工作以後，他真是幹的很帶勁，不論上級給他啥樣的任務，他總是能完成任務。

在一月三號那天，部隊在火綫上正打得很厲害的時候，上級叫小李帶着三十六名担架隊員，十二付馬爬犁，到火綫上去，準備抬傷員。

火綫上是不用說啦，砲彈像小老鴿似的，在頭上直飛，槍像爆豆一樣的響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小李怕民伕們害怕，就對大夥說：『敵人離咱們還很遠，大家要沉住氣，使使勁。』同時他還對民伕們講了些他所知道的砲彈的力量，說『砲彈並不可怕。』又很活潑的唱歌給大夥聽，使得大家都很沉着的在火綫上完成任務。

在一月二十號那天，上級計劃當天晚上出發去打敵人，在出發以前就叫小李到離本屯七里的地場去動員担架，因為那地場的人家，住的很零星，沒等到動員齊全，天可就黑了。部隊早在太陽還沒落的時候就急行軍出發了。後邊只剩下小李一個人，可是他並沒有慌，他把動員來的八付担架編成班、隊，還由大家選出班長、隊長負責，又告訴抬担架的人，在路上不要講話，恐怕被敵人聽見。他把担架隊組織好了以後也就領着出發了。

在黑夜裏，走在半路上，天又下大雪了，他們頂着大雪，爬過了山嶺，從那離敵人

據點僅二里路的地場很安全的通過去了。

這一晚上，小李領着担架隊，走了九十多里路，走到天亮時候，他才找到了自己的隊伍，完成了這個任務。

隊裏的同志們都說：『別看小李年歲小，幹起工作來是真不含忽！』

## 小勞動英雄孫吉祥

孫吉祥今年十六歲，過去家境很貧，十三歲便在『交通會社』當童工。解放後他被分配到汽車廠工作。

汽車廠裏有工作隊人員幫助做工作，他受了影響，也多知道了一些道理。因此他的工作積極起來。在民主聯軍剛來時，每天出車三台。大家有了覺悟以後，尤其孫吉祥更是一個出色的突擊手，整天埋頭工作。爲了工作便利，他將行李搬進汽車廠裏。在工作中，他的臉被『雷斯』燒了，疼得直流淚，也不休息。結果他開了幾個夜車，又完成了出四台車任務。大競賽開始，孫吉祥領頭展開突擊。他在非常冷的車庫裏，每天都作到一二點鐘。有時開夜車，睏了就睡在凍地上，把手臉都凍腫了。實在熬不住，他就

叫大家起來跑步，跑熱了再工作。他的帶頭作用是全廠公認的。曾有幾次因為熬夜太深，將衣服都燒了還不知道。在這次競賽中，他發明了汽車排水管，解決了因木梓潮濕，使車沒有力量，時常滅火的困難。其他小的創造也很多，例如利用廢品加以改造，發明節省『雷斯』的辦法等。給廠方省下一筆很大的開銷。孫吉祥不但自己工作好，同時他能幫助別人，改造別人。如李久生是他用挑戰方式激發起他的積極性。沒事時就給他講些道理。在工作上他們互相同約定誰也不拉下，每次作活的成績他們總是一樣。打加班的時間也是一樣。這次李久生也被選為三等英雄。再不是大家叫的『小滑鬼』了。

## 李文濤的驕傲

曹悅維

我認識李文濤，是在行軍途中——去年夏天的尾巴，我們由康平轉移出來的時候。我們這羣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，因為初次嚐到這非常的變動，就自己把空氣造得十分嚴肅，最初幾天，有的閉緊了嘴，垂着頭，好像霜打的茄包兒，却用耳朵在空氣裏尋找反動派的砲聲。

過了幾天，我們的隊伍，走進了沙坨裏，空氣變得平靜而安適了，柔軟的細砂閃着

銀光，淡藍的天空，稀薄的小草，都帶出初秋的明朗和豐潤的氣息，我們嗅到了這氣息，都像由冬眠裏醒過來的蟲子一樣的精神起來了。霜打的茄包兒，變成了蘸水的蘿葡兒，把精神由耳朵上移到嘴上了。

我一看到沙嶺便要唱：『沙漠像黃的海浪……』歌子一起頭，管保蓋不了地，每個車上發出各式各樣的歌音來和唱，正如第一隻雄雞啼鳴後一樣。

我常是起第一聲啼鳴作用。

在一次停泊後，我們車的排列次序顛倒了，我坐的車，又插在新的友情車子中間。我雖又起了第一聲啼鳴作用，但不久，就有一隻雞代替了我。

這小雞聲音嘹亮，而且好像總也唱不盡，他那兒是歌子的泉眼。他，這個小雞，就是李文濤。

他在我前面的車上，是個十五歲的小小子，他總倒坐在車後尾巴上，穿一雙女孩的很好看的帶帶兒的鞋，腳好像受點傷，在鞋尖上剪開一個洞，大腳指伸出來，用藥布纏着。當車輪一陷到沙漠裏去，他就很快的下來，一癩一拐的這賊帶母的在後邊推車，但每次都被別人勸過去，說他小，不頂事。他對這話好像感到不愉快，便繃着臉在這旁看着。

一天，落了小雨，我把雨衣穿上，呆望着薄薄的雨烟。忽然由前車上傳來了唧唧咕

咕的聲音，李文濤和他一歲的姐姐在吵嘴，彷彿是因為誰擠撞了誰。

『李文濤小同志！到我們這車來坐嘛！』我喊。

他賭氣下了車，一廝一拐的走過來，爬上了車，我讓給他一個較好的座位，告訴他：『好好跟姐姐說話，幹麼打仗？』

『她老煩人！』他鼓着臉蛋說。

漸漸地，他消了氣，我們就哼唧唧的唱起來，他又教會了我一個新歌子——中國進行曲。

雨漸漸住了，沙嶺裏，好像增加了一些水分，我們感到去掉雨的威脅後的愉快，對行軍更增加一些興趣。

『你看！前邊兒不是莊稼？離人家快不遠了吧！』李文濤指給我看，果然，地上也有些草了，路旁還有一叢叢的灌木。車夫把車趕到草地上，讓馬吃草，人也吃着乾糧。李文濤也和別人一樣的走到草地去玩。

『李文濤！你的腳會走大發的！』我往回叫他。

『不——要緊！』他頑皮的說，就走出去了。

再整隊出發時，李文濤捧了一把山裏紅，就讓我吃。突然，我發見一條軟軟的白蟲子，在我的手臂上一伏一伏的努力在爬着，我失聲的叫了出來，把這隻手推出去。李文

濤把蟲子拿下去丟在地下，嘲笑着說：

『這麼大的人，見蟲子嚇的這樣，連手都不要啦！』車上的人都笑了，我深深的感到不好意思。

他自得的說：『哼！我可不像你這樣胆小，怕啥呢！我啥也不怕，長蟲我也敢拿來玩玩！』

『你怕鬼不？』一個小同志問他。

『怕鬼？那來的鬼？八路軍怕鬼？哈！』

『小傢伙！你不要吹！啥也不怕，我問你，你怕不怕反動派？』趕車的老石回過頭來說。

『那我也沒怕過呀！』李文濤瞪起眼睛來：『打秀水河子的時候，我還到中央軍那邊去偵察了呢！我回去報告，咱們才去打的呀！』

『李文濤同志，你真行。』我想起方才我的怯懦的事情，不禁對他肅然起敬。他抽一下鼻涕說：『這算個屁！我還抓住過兩個國特呢！那傢伙——。』

他說到這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我曾聽說過康平六區方家屯有一個小孩捉住兩個國特的故事，我就問他是不是方家屯人？他說是。啊！這件須要智勇雙全的大人作出的事蹟，却是一個好抽鼻涕的小孩作了，人真不可貌相，我却還怕一條蟲子。



「喂，講講！」我催他。

他噙着山裏紅，說：

「區長叫我到法庫偵察情況，我就把小擲子（小槍）掖在屁股後頭，就走了。媽的天頭熱，我就在半道兒的樹根底下涼快，嚙，那邊來了兩個老哥——媽的眯眉瞪眼，不是個好東西。湊着湊着，也湊到這樹根底下來涼快了，媽的真湊巧……。」

車向上坡爬，慢極了，兩匹馬在車旁跑過來，李文濤回頭撩了一下，接着說：「你說怎麼樣呵？哈：他媽的見了我就套弄起我來了，問我誰好呵？八路軍好啊？中央好啊？我順風打旗，我說：『咳！哥們兒！別提啦！八路軍可把人坑稀啦！把我家分光啦！』他們看我這麼說，就越法和我親近起來，我又裝着吞吞吐吐的不敢說，說怕他們是八路探子，嚇！這兩個傻瓜，可他媽實心眼兒，一賭氣把國特證都掏出給我看，說：『小兄弟，你還不信嗎？有甚說甚，咱們是一家人。』我就跟他們扯，扯來扯去，他們就問我村子裏有沒有八路軍，我告訴他們說早走啦，後尾（最後）我就說我哥哥在中央軍裏當「官兒」請他到我家歇歇，這兩個傻瓜就跟着我來了，媽的……。」

李文濤噙開一個山裏紅，一咬，是壞的，便吐到車外：

「走着走着，到區政府門口了，這兩個傻瓜還不知道哩。我由屁股後頭掏出小擲子來，我吆喝他們：『站住！手舉起來！』」

李文濤說到這，伸出右手來，用食指指向我的胸口，瞪起眼睛來，喝着我，他這逼真的表情，使我的心禁不住跳了一下，他威風了半天，隨着車的動蕩抽一下鼻涕，這一下子，我可大笑起來，他也笑了，接着說：

「這兩個傢伙可真聽說，規規矩矩的舉起手來，我上去把他們的槍卸下來，我說：『滾進去罷！』我就這樣的抓住了國特，容易不？」他問我。我剛要回答他，他姐姐在前車撇着嘴唇說：

「一點破事兒，說來說去，也不怕磨了人家耳朵？」

「可他不用我就說了麼？不用你管！」李文濤又瞪起眼睛來，狠命的把山裏紅的核兒拋在道旁，一隻剛落下來的小鳥，嚇得又「突」的飛起來。

遠處好像在冒着炊烟。

## 小紅纓槍手

莎 蕪

今個早晨，該劉常栓站村哨了，他打天沒亮開就睡不着了，翻過來，滾過去，覺着怎的也不是，心裏爬着滾着的就是『村哨』兩個字。他老怕誤了哨，大夥開會鬪爭他。

再說呢？村長也剛叮嚀過：『這兩天南屯「磨官」王老虎勾結「桿子上」（土匪）的想來摸咱們劉家營，站哨的可得特別小心！』

常栓一咕嚕爬起來，穿上衣裳，跳下地抓起他那桿磨得又快、又亮的紅纓槍，拔腿就往外走。

『幹啥去呀？天都還沒亮呢！』母親的模糊聲音，顯然，她還沒有睡醒。

『站哨去！』

『那這麼老早的就站哨去呀？真是……』

『怕誤事，我做事就是要盡責！』

『這孩子真是……』

母親還在模糊的嘀咕着什麼，他沒有再聽下去，生氣地一頓腳就朝外走去了。剛走出院子，一陣冷風迎面吹來，他感到全身涼浸浸地，『瞎難受！』他忙又轉回家中，找着那件鬪爭王老虎時分的藍棉襖披上，這才輕快的唱着『自衛軍歌』，向村口跑去了。

背着紅纓槍，他在地邊走來走去，猛然，像一個武術師，他大喊一聲，把紅纓槍從手中向地邊擲去，槍沙沙的響：『撲！』的一聲就直竦竦的扎在地邊了。而後，他緊了緊頭巾，把身上的棉襖脫下扔在地邊，再向手心吐了兩口唾沫，『拍』的一聲，槍又握在了手中，向前一伸，腳一跳，他來了個騎馬劈刺式……這些都是他最近看到隊伍上的

同志們練兵、刺槍學來的。他沒有鋼槍刺刀，但他常用他的紅纓槍劈刺。

劈刺使他感到有些疲累了，他坐在地邊那件藍棉襖上喘着氣。忽然苞米林又刷啦刷啦的響起來了，這回可沒風，準是人！他忙往苞米林內一藏，向地那頭窺視着。

一個身子瘦的麻桿桿一樣，臉子又黃，又長的傢伙，鬼鬼祟祟的向前走着，偷望一會，又鑽進苞米林裏躲藏一會。常栓一看，憑他的經驗就知道這傢伙不是個好『做貨』，他悄悄的從苞米林旁繞到那傢伙身後，手裏抓了一把乾土。那傢伙不知他身後有人，還偷偷摸摸的一邊探望，一邊走。

『站住！』突然一聲喊，把那傢伙嚇呆了，他剛一回頭，常栓手裏的乾土全部向他臉上飛去，登時他的眼睛就迷馬不清了，常栓疾速的從腰中掏出一根繩子，熟練的把那傢伙綑綁了起來。

『走！跟我到村公所去！』常栓命令着。

『小鄉親，我是好人，就是前莊的，你放了我吧！』那傢伙沒有勁，笑瞇瞇的向常栓說。

『哼！好人，你他娘是地主「歷官」的好人！走吧，別想鬼混！』

『唉，小鄉親，你放了我，我給你兩萬塊錢！』

『你瞎了眼啦，誰要你的臭錢！走！』

『碰』的一聲，那傢伙屁股上着了一腳，他知道沒什麼法可想了，便低着頭有氣無力的一步步的向村公所走去。

夜裏，全村的民兵都集合了起來，跟着白天常栓抓的那個特務向南山進發，隊伍要去搜山了，常栓也夾在那支人流裏……

根據那個特務坦白，他是王老虎的狗腿子，他白天來劉家營是偵察情況，王老虎已和『桿子上』的套上了，想過兩天來摸劉家營。現在王老虎全家都住在南山的石砬子裏，真是『虎歸洞穴了！』

隊伍靜靜的前進着，半夜間到了南山，王老虎毫無抵抗的給全部活捉了……

## 柳罐裏抓地主

風原

兒童團長姜文生有一天下學回家，正打井沿過，看見前面慌慌張張跑來一個人，姜文生料定他不是好東西，就朝着他說：『那邊有放哨的，還跑？』那人一聽臉色煞白，就跑到回來哀告姜文生說：

『好老弟，讓我躲一躲吧，我給你錢。』

他一邊說一邊從腰裏掏出一大把票子塞在姜文生手裏。姜文生一個人怕抓不住他，就心生一計對那人說：『好吧，我給你想個法。』那人挺高興，就問道：『什麼法，快說！』姜文生就去搖粘轆把，把井裏的柳罐搖上來說：

『你蹲進去，我把你吊在井裏，不是很保險嗎？』

那人一聽，忙說：

『好，好，趕抓我的人過去了，你就把我搖上來。』

姜文生答應着：『那還用說。』就把他放下井去。

一會兒，民兵隊長李慶跟兩個民兵氣呼呼的跑來問道：『小嘎！看見一個穿青衣囊的人走過沒有？』姜文生心裏暗笑，很調皮的說：『看見了怎麼樣，沒看見又怎樣！』李慶急了，大聲說：『告訴你，別逗笑話了，那個人是個逃亡地主！』姜文生的回答還是不緊不慢的：

『啊，逃亡地主，你要知道他也不難，你先給我打一柳罐水上來吧！』

李慶一聽簡直火啦，姜文生看他急眼了，才告訴他已經把那人吊在井裏了。李慶半信半疑的把柳罐絞了上來，姜文生對着井口喊道：『老爺兒，你快出來！』那人跳出柳罐，看見不對，拔開脚步要跑，就給民兵上前抓住了。姜文生說：

『老爺兒，你可嚐到小爺兒的厲害了！』

那個人直瞪眼睛，李慶跟民兵都笑了。

## 小孩捉漢奸

眠頓

『兒童團站崗放哨』好像有點『離奇』，說起來都不大相信……一個小孩子能站崗放哨？就是來奸細他也捉不住呀！』在這裏我講一個小故事。

宗營村有三百多戶人家，這個村子東北面七里地就是敵人據點『皇姑庵』，敵人常到這裏來燒殺搶奪，但是這村子中的老百姓沒有被敵人的燒殺嚇住，他們在不斷的和敵人鬭爭，他們有了組織——工、農、青、婦四大救亡團體自衛隊和兒童團。

一個早晨，這是舊曆十月的天氣，有些冷。但這一羣孩子不怕冷照舊放哨站崗，今天是該着孫回春和王世潔兩個站崗，他倆是本校小學二年級的學生，一個十歲，一個九歲。雞一叫，天剛放明的時候，就守在村子北面的一個高崗上。

他兩正在講着今天的功課。北路上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。

他兩個不再講話，睜開了他們銳利的眼睛來分析這個行人。行人來到跟前，他用活潑可親的口吻問：『你要到那去？你是那個村子的？』行人見問，只好下來。

『我是潮水鎮的，到南邊村子去。』接着反問道：『小孩這村中有隊伍嗎？』『什麼隊伍？』王世潔應聲答道。

『什麼隊伍？』

『八路軍呀！』

『沒有。』他倆個異口同音的說。

行人又問：『有沒有穿便衣開會的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你等一等，我給你去問問。』

行人應道『好！快去回來給你這支自來水鋼筆。』說完了拿出他那掛在胸前的自來水筆，王世潔轉身走了。

這人就這樣的等着，直到自衛隊來把他抓住，由他身上翻出了手槍和『證明』。到這時，他才知道中了小孩子的『穩孫計』。

## 兒童查路條

張國柱

冷風裏，大嘎哈屯頭站着徐禿子、王小柱、李四駒、傅駱鍋、秦小麻子，有的拿紅



櫻槍，有的拿木棍。

他們幾個

跳着，一邊唱解放區小調，唱完了秦小麻子向禿子說：『真亮！』他又向大家說：『秦小麻子才九歲，看人家能磨刀，磨的雪亮雪亮的，多好。』李四駒看了一眼說：『噢！大伙今天回去都好好磨磨，看誰磨的好，咱們比一下好不好。』大家齊說：『好。』

這時打東邊來了兩輛大車，大家都把自己的刀槍拿起來了，等車到了面前，徐禿子說：『老鄉，站下！』小柱問趕車的：『你有路條沒有？』老鄉說：『我從阿城來，沒路條，忘帶了。』禿子說：『麻袋裏是啥？』趕車的說：『是鹼料子。』禿子走到車旁一看，扎一下，裏面淌出黃色、綠色、白色的小塊，禿子拿起黃色的小塊一看說：『這是硫磺吧？』李四駒和傅駱鍋急忙跑過來一看也說：『是硫磺，用烟火點點看它着不着。』禿子從口袋裏拿出烟火一點『呼』一下子就着啦。冒着黑乎乎的烟；王柱子說：『是硫磺啊！』禿子便大聲向趕車的說：『你來看看這是鹼料子嗎？』趕車的說：『這不是我的，是老客買的，他僱我拉一斤給三塊錢他說是鹼料子，我也不知道是甚麼！』禿子又問道：『老客呢？』趕車的老板說：『老客坐火車頭前走了。』禿子向四駒說：『去把他們帶到工作隊去。』李四駒就帶着他們去了。

不一會李四駒回來了，禿子問：『交工作隊了嗎？』李四駒說：『交到了，他還告訴咱們留點神。』正說話時那邊過來四五輛大車，禿子便向趕車的說：『那塊的車呀？』趕車的說：『哈達嶺的。』李四駒問：『上那去？』趕車的說：『上香坊賣木頭去。』禿子說：『有路條沒有？』趕車的說：『有，看看嗎？』禿子說：『看看。』車夫拿出路條，大家正看路條時，從東邊過來一個馬爬犁，小柱子看爬犁來了，就過去說：『站下。』趕爬犁的人一看是小孩，打馬就跑，小柱看馬爬犁跑啦就向駱鍋和小麻子說：『你倆留下查路條，我們去追。』說着便和小柱子三人追下去，一氣跑到莫力街，有八里路。

把趕爬犁的送到本屯的農會，農會主任問禿子：『你們累不累？』三個人大聲說：『不累』主任一眼看到禿子手裏正拿着鞋，鞋裏面凍的冰，有半寸厚，便說：『腳凍壞啦吧！』禿子說：『不要緊，抓壞蛋不怕凍腳。』主任說：『你們這些小孩，今天下大雪，天這麼冷，一心給窮人辦事，跑七八里，辛苦，辛苦。』大家齊聲喊道：『不辛苦。』

便註回走來。

